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四

房張李

房琯字次律河南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沈整以廕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際

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爲校書郎舉任縣令科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戸參軍復為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治最顯天寶五載試給事中封漳南縣男時玄宗有逸志數巡幸廣温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百司區署以琯資機筭詔總經度驪山疏巖剔藪爲天子游觀未畢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

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册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籍索虜情辭吐華暢帝為改容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機務一二與琯參決諸將相莫敢望於是第五琦言財利幸為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歛産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今又寵琦是一國忠死一國忠生無以示遠方帝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琦可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

蘭進明自河南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正大夫何為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以尚虛名任王衍為宰相基祖浮華不事天下事故至於敗方唐中興當用實才而琯性疏濶大言無當非宰相器陛下待之厚然孰肯爲陛下用乎帝曰何哉對曰陛下頃爲皇太子太子出曰撫軍入曰監國而琯爲聖皇建遣諸王為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統四節

度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又多樹私黨以副戎權推此而言豈肯盡誠於陛下乎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為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得自擇參佐乃以兵部尚書王思禮御史中丞鄧景山爲副戸部侍郎李揖為行軍司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誥賈至右司郎中魏少游爲判官給事中劉秩爲參謀琯分三

軍趨京師楊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悊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琯身中軍先鋒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促戰故敗士死麻葦癸卯率南軍復戰遂大敗希文悊皆降賊初琯用春秋時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乘風譟牛悉髀栗賊投芻而火之人畜焚燒殺卒四萬血丹野殘衆才數千不能軍琯還走行在見帝肉袒請罪帝宥之使裒夷散

復圖進取琯雅自負以天下爲已任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人未嘗更軍旅琯每詫曰彼曳落河雖多能當我劉秩乎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會御史大夫顏眞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善何忌不欲以惡名錮之託被酒入朝貶西平郡司馬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數招賕謝為有司劾

治琯訴于帝帝因震怒叱遣之琯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琯之廢朝臣多言琯謀包文武可復用雖琯亦自謂當柄任爲天子立功善琯者暴其言於朝琯方日引劉秩嚴武與宴語移病自如帝以琯虚言浮誕内鞅鞅挾黨背公非大臣體乾元元年出琯為邠州刺史逐秩武等因下詔陳其比周狀喻敕中外始邠以武將領刺史故綱目廢弛即治府為營吏攘民居相淆讙琯至一切革之人以便安政聲流聞名

拜太子賓客遷禮部尚書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琯有逺器好談老子浮屠法喜賔客高談有餘而不切事時天下多故急於謀畧攻取帝以吏事繩下而琯爲相遽欲從容鎮静以輔治之又知人不明以取敗撓故功名隳損云

贊曰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載行事亦少貶矣一舉喪師訖不復振原琯以忠誼自奮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過人者用違所長遂無成功然盛名

之下爲難居矣夫名盛則責望備實不副則訾咎深使琯遭時承平從容帷幄不失為名宰而倉卒濟難事敗隙生陷於浮虛比周之罪名之爲累也戒哉

子孺復幼頗能屬文然狂縱不法淮南節度使陳少游奏置募府多招術家言已三十當得宰相以熏權近希進取後辟浙西韓滉府兄宗偃喪自嶺外還孺復不出臨弔與妻鄭不相中慈姆為言乃具棺名家人生斂之鄭方乳促上道鄭死于行又娶崔昭女崔悍媢殺二侍

兒私瘞之觀察使以聞貶連州司馬聽崔去既又與崔
通請復合詔許未幾復離終容州刺史
琯孫啟以蔭補鳳翔參軍事累調萬年令素贄附王叔
文貞元末叔文用事除容管經畧使陰許以荆南帥節
啟至荆湖宿留不肯進會叔文與韋執誼内忿爭不果
拜俄而皇太子監國啟惶駭就鎮凡九年改桂管觀察
使州邸以賂請有司飛驛送詔既而憲宗自遣宦人持
詔賜啟啟畏使者邀重餉即曰先五日已得詔使者紿

請視因馳歸以聞貶太僕少卿啟自陳獻使者南口十五帝怒殺宦人貶啟虔州長史死始詔五管福建黔中道不得以口饋遺博易罷臘口等使

琯族孫式擢進士第累遷忠州刺史韋皋表為雲南安撫副使蜀州刺史皐卒劉闢反式留不得行賊平高崇文保貸之言諸朝除吏部郎中時河朔諸將劉濟張茂昭等更相劾奏帝欲和之拜式給事中使河北還奏如旨遷陜虢觀察使改河南尹會討王承宗鎮州索餉車

四千乘民不能具式建言歲凶人勞不任調發又御史
元稹亦言賊未禽而河南民先困詔可都鄙安之改宣
歙觀察使卒贈左散騎常侍謚曰傾吏部郎中韋乾度
曰始式刺蜀州劉闢構難即謂闢曰向夢公為上相儀
衛甚盛幸無相忘闢喜以為祥後闢發兵署牒首曰闢
副曰式參謀曰符載大節已虧不宜得謚博士李虞仲
曰始闢反為其用者皆救死其頸可晝被惡名乎如式
不能去又不能死可謂求生害仁者也闢走西山召所

疑畏者盡殺之式在其間會救得免而曰大節已虧近於溢言謚乃定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有大志視經史猶漁獵然好王霸大畧少事㒟兢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人或邀之杖策往醉即返不及世務天寶末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為已重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時引內浮屠數百居禁中號內道場諷唄外聞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寓美風化未聞區區佛法而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爲爲心不以小乘撓聖慮帝然之尋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史閭丘曉趣救曉愎撓逗留不肯進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鎬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詔以本軍鎮汴州捕平殘寇史思明提范陽獻順欵鎬揣其僞密奏曰思明勢窮而服

包藏不測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不宜以威權假之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臨難必變宜追還宿衛書入不省時宦官絡繹出鎬境未嘗降情給納自范陽滑州使還者皆盛言思明叔冀忠而毀鎬無經畧才帝以鎬不切事機遂罷宰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思明叔冀後果叛如鎬言名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為撫州刺史遷洪州觀察使更封平原郡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

兵屯上饒斬首二千級又襲舒城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椎剽州縣不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起布衣二朞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產善待士性簡重論議有體在位雖淺而天下之人推爲舊德云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名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堂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

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畧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絶之九齡忽獨念

曰嚴太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䘚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宫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禄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悦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

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為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諜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為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為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

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
得釋言於賊帝不悦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
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
高聞陛下録故怨將内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
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
此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
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
數人餘皆脅制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

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斃我常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度大使

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
諸將手帝然之㑹西方兵大集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
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
賊再彊我再困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
先取京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
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聽二京
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泌曰上皇不來
矣人臣尚七十而傳況欲勞上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柰

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奏答曰當與我劒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為天子父遂下誥戒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隐衡山有詔給三品禄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松樛枝以隐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争効之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爲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昏日敕北軍

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祕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衮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會澧州闕衮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懐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懐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懐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援賂以

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沘大敗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歸或曰吳少誠密招

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券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試額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

比正員三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奏中朝官常侍賔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官屬皆不除而所收科奉乃多於减員矣帝恱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禄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辥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别駕使府賔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

重内太輕乃請隨官閒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實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

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於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它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嵗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爲

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宫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争數
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
皆三損二舊制堂封嵗三千六百縑後纔千二百至是
帝使還舊封於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
泌不納時方鎮私獻於帝嵗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
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嵗百萬給宫
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
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

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顏眞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懐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武王數紂曰謂已有

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脩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説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我為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謂之裁度民間以青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宜春酒以祭句芒神祈豐年百官進

農書以示務本帝悦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説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横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黄老鬼神説故爲人所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興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説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尹嘗

使禁工騈珠刺繡爲乘輿服畢焚之以爲禳襘德宗素
不爲然及嗣位罷内道場除巫祝代宗將葬帝號送承
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
故避之帝泣曰安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
宣政廊壞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啓塞
從時何魁岡為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始尚
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柳玭稱兩京
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

繁少才警無行泌始起陽城官諸朝故城重德泌而親厚於繁及疏裴延齡既具藁以繁可信夜使繁書已封盡能誦憶乃録以示延齡明日延齡白帝曰城以疏示於朝即擿其條以自疏解城奏入帝怒遂不省泌與梁肅善故繁師事肅及卒烝其室士議讙醜由是擯棄積年後為太常博士權德輿為卿奏斥之改河南府士曹參軍累遷隋州刺史罷歸不得調敬宗誕日詔與兵部侍郎丁公著太常少卿陸亘入殿中抗老佛誦論改大

理少卿弘文館學士諫官御史交章彈治乃出爲亳州刺史州有劇賊剽室廬畧財貲爲患它刺史不能禽繁有機畧悉知賊巢所在一旦出兵捕斬之議者責繁不先啓觀察府爲擅興詔御史舒元輿按之元輿與繁素隙盡翻其獄以爲濫殺不辜有詔賜死京兆人皆寃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傳于世

贊曰泌之爲人也異哉其謀事近忠其輕去近高其自

全近智卒而建上宰近立功立名者觀肅宗披榛莽立朝廷單言暫謀有所寤合皆付以政當此時泌於獻納爲不少又佐代宗收兩京獨不見錄寧二主不以宰相器之耶德宗晚好鬼神事乃獲用蓋以怪自置而爲之助也繁爲家傳言泌本居鬼谷而史臣謬言好鬼道以自解釋既又著泌數與靈仙接言舉不經則知當時議者切而不與有為而然繁言多浮侈不可信掇其近實者著于傳至勸帝先事范陽明太子無罪亦不可誣也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房琯族孫式○舊書式爲琯姪

唐書卷一百三十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唐書卷一百四十四至四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錢　樾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郎

謄錄監生臣李逢堯

唐書卷一百四十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崔　苗　二　裴　呂

崔圓字有裕貝州武城人後魏尚書左僕射亮八世孫少孤貧志向卓邁喜學兵家開元中詔舉遺逸以鈐謀對策甲科歷京兆府參軍尹蕭炅薦之遷會昌丞楊國

忠遂領劍南節度引圓爲左司馬知留後玄宗西出次扶風遷御史中丞劒南節度副大使圓銳功名初聞難刺國忠意乃治城浚隍列館守儲什具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羡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劒南節度使天子至朝廷百司殿宇帷幔皆具益嗟賞之肅宗立命與房琯韋見素赴行在所帝為制遺愛碑于蜀以寵之至德二載遷中書令封趙國公實封戶五百乾元

元年罷為太子少師留守東都於是上皇所置宰相無在者王師之敗相州也軍所過皆縱剽圓懼委東都奔襄陽詔削階封尋詔拜濟王傅李光弼表為懐州刺史改汾州以治行稱徙淮南節度使在鎮六年請朝京師吏民乞留詔檢校尚書右僕射還之乆乃檢校左僕射入知省事大歷中卒年六十四贈太子太師謚曰昭襄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壺關人世以儒素稱擢進士第調為修武尉累進吏部郎中中書舎人知吏部選事選人

訴索好官厲言倨色紛于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慍顔久之進侍郎積寛縱而吏下因縁作姦方時承平選常萬人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晉卿及宋遥然歳命它官同較書判覈才實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科以張奭為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帝晉卿欲附之奭本無學故議者囂然不平安禄山因間言之帝為御花蕚樓覆實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大怒貶倚淮

陽太守遥武當太守晉卿安庸太守明年徙魏郡即充河北採訪使居三年政化大行嘗入計謁歸壺關望縣門輒步吏諫止晉卿以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郡太守迎犒使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醻侍老有獻降西階拜而飲時美其恭改河東郡兼河東採訪使徙扶風郡封高平縣男遷工部尚書東都留守召爲憲部兼左丞安禄山反賓廷芝棄陜郡不下楊國忠本忌其有望即奏東道賊衝非大臣不可鎮遏授陜郡太守陜虢防

禦使晉卿見帝以老辭忤旨聽致仕于家車駕入蜀搢紳多陷賊晉卿間道走金州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平京師封韓國公食五百戶改侍中既而乞骸骨罷為太子太傅未幾復拜侍中玄宗崩肅宗疾甚詔晉卿攝冢宰固讓曰大行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時年老蹇甚乞間日入政事堂帝優之聽入閤不趨為御

小延英召對宰相對小延英自晉卿始吐蕃犯京師晉卿以病臥家賊輿致脅之噤不肯語賊不敢害帝還拜太保罷政事永泰初薨年八十一贈太師京兆少尹護喪謚曰懿獻元載末顯時為晉卿所遇載方相故諷有司改謚文貞晉卿寛厚所至以惠化稱魏人爲營生祠立石頌美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寵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肅宗欲以李輔國為常侍奏曰常侍近密

非賢不可居豈宜任等輩罷之朝廷欲論陳希烈等死
晉卿曰陛下得張通儒安守忠孫孝哲等何以加罪帝
不從俄而史思明亂持是以誘衆嘗自爲父碑文有鵲
巢碑上賊入上黨焚蕩略盡而苗氏松檟獨無傷大歷
七年配享肅宗廟廷十子發丕堅粲垂向呂稷望咸粲
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帝不許曰晉卿往攝
政有不臣之言又名其子皆與帝王同粲等宜與外官
贄奏王者爵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言與衆共之興而

不言其善斯謂曲貸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曲貸則授受不明而私幸之門啓中傷則枉直無辨而讒間之道行可不慎哉若陛下以晉卿姦邪粲等應坐則當公議其罪若知見誣亦宜擢粲等以示天下且晉卿起文儒致位台輔謙柔敦厚爲三朝所推安肯爲族滅計雖甚狂險猶不爲之況老臣乎帝然之而粲官終不顯

裴冕字章甫河中河東人本冠族仕家以廕再調渭南尉王鉷爲京畿採訪使表署判官歴殿中侍御史冕少

學術然明銳果於事衆號稱職鉷雅任之及鉷得罪有詔廷辨晃位甚下而抗言其誣鉷死李林甫方用事僚屬懼皆引去獨晃爲斂葬由是寖知名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辟行軍司馬玄宗入蜀詔皇太子爲天下兵馬元帥拜晃御史中丞兼左庶子副之初晃在河西方召還而道遇太子平涼遂從至靈武與杜鴻漸崔漪同辭進曰主上猒于勤且南狩蜀宗社神器要須有歸今天意人事屬在殿下宜正位號有如逡廵失億兆心則大事

去矣太子曰我平寇逆奉迎乘輿還京師退居儲貳以
侍膳左右豈不樂哉公等何言之過對曰殿下居東宮
二十年今多難啓聖以安社稷而所從將士皆關輔人
日夜思歸大衆一騷不可復集不如因而撫之以就大
功臣等昧死請太子固讓凡五請卒見聽太子即位進
冕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建言賣官度僧道
士收貲濟軍興時取償既賤衆不爲宜肅宗至鳳翔罷
冕政事拜尚書右僕射兩京平封冀國公實封五百戶

出爲劒南西川節度使復爲右僕射待制集賢院俄充山陵使於是中書舍人劉烜爲李輔國所昵晃表為判官烜抵法坐降施州刺史徙澧州大歷中郭子儀言於代宗曰晃首佐先帝馳驅靈武有社稷勲程元振忌其賢遂加誣構海内寃之陛下宜還晃於朝復俾輔相必能致治成化時元載秉政晃早所甄引載德之又貪其衰瘵且下已遂拜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入見拜不能興載自扶之代爲贊謝俄兼河南江淮副元帥東

都留守不踰月卒有詔贈太尉晃以忠勤自將然不知宰相大體性豪侈既素貴輿服食飲皆光麗珍豐櫪馬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廣會賓客不能名其饌自製巾子工甚人爭效之號僕射巾領使既衆吏白俸簿月二千緡晃顧視喜見顏間世訾其嗜利云始肅宗廟惟苗晉卿配享晃卒後二十餘年有蘇正元者奏言肅宗爲元帥時師纔一旅晃於草創中甄大義以勸進收募驍勇幾十餘萬既逾月房琯來又一年而晉卿至今晉卿

從祀而晃乃不與有詔晃配享肅宗廟

裴遵慶字少良絳州聞喜人幼彊學該綜圖傳外晦內明不干當世年既長始以仕家推蔭爲興寧陵丞調大理丞邊將蕭克濟督役苛暴役者有醜言有司以大逆論遵慶曰財不足聚人力不足加衆焉能反由是全救數十族頻擢吏部員外郎判南曹天寶時選者歲萬計遵慶性彊敏視簿牒詳而不苛世稱吏事第一肅宗時爲吏部侍郎蕭華輔政屢薦之拜黃門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代宗初僕固懷恩反帝以遵慶忠厚大臣故奉詔宣慰懷恩聽命將入朝既而爲其將范志誠沮止時帝在陝遵慶脫身赴行在帝還遷太子少傅罷爲集賢院待制改吏部尚書以尚書右僕射復知選事朝廷優其老聽就第注官時以爲榮嘗有族子病狂易告以謀反帝識其謬置不問性惇正老而彌謹每薦賢有來謝者以爲恥諫而見從即内益畏雖親近但記其削槀疏數而莫知所言大歷十年薨年九十餘初爲郎時著

王政記述今古治體識者知其有公輔器云子向
向字儇仁以蔭得調建中初李紓為同州刺史奏署判
官李懷光叛河中使其將趙貴先築壘於同州紓奔奉
天而向領州務貴先脅吏督役不及期將斬以徇民皆
駭散向獨詣貴先壘開諭之貴先乃降同州不陷向力
也累爲櫟陽渭南令奏課皆第一擢戸部員外郎德宗
末方鎮之副多自選於朝以待有變次授之故向以選
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歷陜虢觀察使以吏部尚書致

仕向能以學行持門户内外親屬百餘口祿俸必均世稱其孝睦卒年八十贈太子少保子寅官累御史大夫

寅子樞

樞字紀聖咸通中第進士杜審權鎮河中奏署幕府再遷藍田尉宰相王鐸知之遂直弘文館鐸罷樞久不調從僖宗入蜀擢殿中侍御史中和初鐸爲都統表署鄭滑掌書記龍紀初進給事中改京兆尹與孔緯厚善緯以罪貶故樞改右庶子出爲歙州刺史遷右散騎常侍

爲汴州宣諭使樞素與朱全忠相結納故全忠聽命修貢獻不絕昭宗悅遷兵部侍郎特崔胤亦倚全忠專朝柄因與樞善俄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在鳳翔貶胤官樞亦罷爲工部尚書已還宮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出爲清海節度使全忠言樞有經世才不宜棄外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累進右僕射諸道鹽鐵轉運使哀帝嗣位柳璨方用事全忠以牙將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廷範勲臣自宜任方鎮

何用爲卿恐非王意持不下全忠怒謂賓佐曰吾常器樞不浮薄今乃爾璨聞即罷樞政事拜左僕射俄貶登州刺史又貶瀧州司户參軍至滑州全忠遣人殺之白馬驛投尸于河年六十五初全忠佐吏李振曰此等自謂清流宜投諸河永爲濁流全忠笑而許之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志行整飭孤貧不自業里人程氏財雄于鄉以女妻諲亦以諲才不久困厚分貲贍濟所欲故稱譽日廣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調寧陵

尉採訪使韋陟署爲支使哥舒翰節度河西表支度判官歷太子通事舍人性靜愼勤總吏職諸僚或出游諲獨頽然據案鉤視簿最翰益親之累兼殿中侍御史翰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肅宗才之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從至鳳翔遷武部侍郎帝復兩京詔盡繫羣臣之汙賊者以御史中丞崔器憲部侍郎韓擇木大理卿嚴向爲三司使處其罪又詔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諲於權宜知大體不及峴而援律傅經過

之當時憚其持法然以峴故多所平反乾元二年九節度兵敗帝憂之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門下省翌日復以李峴李揆第五琦為宰相而苗晉卿王璵罷會母喪解三月復召知門下省事兼判度支還執政累封須昌縣伯遷黃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下三品當賜門戟或勸諲以凶服受吉賜不宜諲釋縗拜賜人譏其失禮諲引妻之父楚賓為衛尉少卿楚賓子震為郎官中人馬尚言者素暱於諲為人求官諲奏為藍田尉

事覺帝怒命敬羽窮治殺尚言以其肉賜從官罷諲爲太子賓客數月拜荆州長史澧朗峽忠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荆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號江陵府以諲爲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呉蜀之衝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隷其道初荆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爲司馬督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牟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

遷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譚伏甲擊殺之誅黨偶數十人積尸府門内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出褚中詔書賜衣示之羣蠻怵於賞而財不足更為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潭縛付吏劾贓鉅萬得左道讖記并奏之輔國矯追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譖承鼎陷不辜詔譚按罪譚使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建

州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譚爲治不急細務決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爲尹奏取材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譚之相與李揆不平既斥乃用善治閩揆恐帝復用即妄奏置軍湖南非便又陰遣人刺譚過失譚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顯條其罪譚若羸疾卒年五十一贈吏部尚書譚在朝不稱任職相反爲荆州號令明賦斂均一其治尚威信故軍士用命闔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諲最有名荆人生構房祠及歿吏裒錢十萬徙祠府西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朝後皆爲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有司博士獨孤及謚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謚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執奏謂謚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謚曰文冀缺之恪甯俞之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謚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且二名謚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

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唐與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瑀端直近貞性多猜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曰貞褊蓋有爲爲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温彥博曰恭岑文本曰獻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宰相位者謚不過一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所未聞宜如前謚遂不改

贊曰孔子稱才難然人之才有限不得皆善觀圓之鋭而失守出奔晉卿雅厚而少風采臧否晁明彊嗜利不知大體諲輔政功名不及治郡然各以所長顯于時故聖人使人也器之不窮所不能而後爲治也遵慶寡疵中人之賢與

唐書卷一百四十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

苗晉卿傳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舊書作天寶一年

呂諲傳置永平軍萬人○舊書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沈炳震曰按方鎮表增領涪衡潭岳郴邵永道連凡九州此作七州誤

後泰芝終以贓徙死承鼎追原其誣○臣德潛按此是

承昺之昭雪在泰芝死後也而舊書則云承昺竟得雪後泰芝竟以贓敗流死似雪罪以後泰芝始流死者然

唐書卷一百四十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六十六

崔鄧魏衛李韓盧高

崔光遠系出博陵後徙靈昌祖敬嗣嗜酒摴博中宗在房州吏多肆慢不爲禮敬嗣爲刺史獨盡誠推奉儲給豐衍帝德之及反正有與敬嗣同姓名者每擬官帝輒

超拜後召見悟非是訪真敬嗣已死即授其子汪五品官汪生光遠勇決任氣長六尺瞳子白黑分明開元末爲唐安令與楊國忠善累遷京兆少尹爲吐蕃弔祭使還會玄宗西狩詔留光遠爲京兆尹西京留守採訪使乘輿已出都人亂火左藏大盈庫爭輦財珍至乘驢入宮殿者光遠乃募官攝府縣誰何宮闕斬十數人乃定因僞使其子東見祿山而祿山先署張休爲京兆尹由是追休授光遠故官俄而同羅背賊以廄馬二千出奔

賊將孫孝哲安神威招之不得神威憂死官吏驚走獄
囚皆逸光遠以爲賊且走命人守神威孝哲等第斬曳
落河二人孝哲馳白祿山光遠懼與長安令蘇震出開
遠門使人奔呼曰尹巡門門兵具器仗迎謁至皆斬之
募得百餘人遂趨靈武肅宗嘉之擢拜御史大夫復爲
京兆尹遣到渭北募僑民會賊黨剽涇陽休祠房椎牛
呼飲光遠刺知之率兵夜趨其所使百騎轂滿狙其前
命驍士合譟賊醉不能師斬其徒二千得馬千嗷俘一

酋長以獻自是賊常避其鋒扈帝還改禮部尚書鄭國公封實戶三百乾元元年繇汴州刺史代蕭華為魏州節度使初郭子儀與賊戰汲郡光遠裁率汴師千人援之不甚力及守魏使將軍李處崟拒賊子儀不救戰不勝奔還賊因傅城下詭呼曰處崟召我而不出何也光遠信之斬處崟處崟善戰衆倚以爲重及死人益危魏城經袁知泰能元浩等完築牢甚光遠不能守夜潰圍出奔京師帝赦其罪拜太子少保會襄州將康楚元張

嘉延反陷荆襄諸州因拜持節荆襄招討充山南東道兵馬都使又徙鳳翔尹先是岐隴賊郭愔等掠州縣峙五堡光遠至遣官喻降之既而沈飲不親事愔等陰約党項及奴剌突厥敗韋倫於秦隴殺監軍使帝怒光遠無狀召還復使節度劒南會段子璋反東川李奐敗走成都光遠進討平之然不能禁士卒剽掠士女至斷腕取金者夷殺數千人帝詔監軍按其罪以憂卒

鄧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

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語
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
幾宋州刺史劉展反初展有異志淮西節度使王仲昇
表其狀詔遷揚州長史兼江淮都統密詔景山執送京
師展知之擁兵二萬度淮景山逆擊不勝奔壽州因引
平盧節度副使田神功討展神功兵至揚州大掠居人
發冢墓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展叛凡三月平追
景山入朝拜尚書左丞以崔圓代之王思禮在太原儲

儈贏行請輸半以實京師會卒管崇嗣代之政弛不治
數月爲下盜費略盡帝聞即以景山爲太原尹封南陽
郡公至則振覈紀綱檢覆千隱衆大懼而景山清約子
弟饌不過草具用器止烏漆待上賓惟豚魚而已取倉
粟紅腐者食之兼給麾下麾下怨訕左右白景山景山
曰此不食留將安用邪因慢罵士皆羞忿有裨校抵死
諸將請贖不許其弟代請不許請納一馬贖景山乃許
減死衆怒曰吾屬命纔一馬直乎景山護失叱遣之少

將黄抱節因衆怒作亂景山遇害時寶應元年也肅宗以其統馭失方不復究驗遣使喻撫其軍軍中請辛雲京爲節度詔可景山與劉晏善其後家寒窶晏屢經紀之嫁其孤女謚曰敬

崔瓘博陵人以士行修謹聞累官至澧州刺史不爲煩苛人便安之流亡還歸居二年增戸數萬詔特進五階以寵異政大歷中遷湖南觀察使時將吏習寛弛不奉法瓘稍以禮法繩裁之下多怨别將臧玠判官達奚覯

忿爭覲曰今幸無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殺覲瓘聞難惶懼走遇害帝悼惜之

魏少游字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少游繕治宫室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宫闈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儗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除左司郎中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陜州刺史王

師潰於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李輔國以其不附己改衛尉卿會率羣臣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始請中書門下省五品尚書省四品諸司正員三品諸王駙馬朞以上親及壻若甥不得任京兆官詔可大歷二年爲江西觀察使進刑部尚書改封趙國公六年卒贈太子太師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善任人緣飾規檢有足稱者

衛伯玉史失其何所人少習武技爲有力天寶中從安西府積勞至員外諸衛將軍肅宗即位慨然願立功乃歸長安領神策兵馬使出鎮陜州行營乾元二年賊將李歸仁以騎五千入寇伯玉以戰彊子坂破之獲馬六百匹遷羽林大將軍從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俄爲神策軍節度史思明遣子朝義夜襲陜將動京師伯玉迎擊破之於永寧加特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代宗幸陜以伯玉有幹略可方面大事乃拜荆南節度使進封

城陽郡王大歷初以母憂當代諷將吏留已復詔節度荆南議者醜其留十一年歸京師卒

李澄遼東襄平人隋蒲山公寛之遠冑以勇剽隷江淮都統李垣府爲偏將又從永平節度李勉軍勉帥汴表澄滑州剌史李希烈陷汴勉走澄以城降賊希烈以為尚書令節度永平軍興元元年澄遣盧融間道奉表詣行在德宗嘉之署帛詔内蠟丸授澄刑部尚書汴滑節度使澄未即宣乃先勒訓士馬希烈疑以養子六百戍

之賊急攻寧陵邀澄至石柱澄密令焚營爲驚遁者養子輩果乘以剽掠澄盡斬之以告希烈不能詰賊遣將翟崇暉率精兵寇陳州未還汴軍寡澄度不能制已又中官薛盈珍持節至封澄武威郡王賜實封乃燔賊旗節自歸希烈旣失澄而崇暉復敗繇是奔汝南澄引兵將取汴屯其北門不敢進及劉洽師屯東門賊將田懷珍納之比澄入洽已保子城矣澄乃舍浚儀兩軍士日爭忿未能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欵於澄澄遣子清馳

赴先此河陽李芃使偏將雍希顥攻鄭數殘剽液拒之及納清希顥大怒急攻鄭清助守殺河陽兵數千希顥焚陽武去澄遂如鄭詔授清檢校太子賓客易名克寧貞元初遷澄檢校尚書左僕射義成軍節度使二年卒年五十四贈司空澄始封隴西公後乃進王爵每上章必疊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澄之喪克寧閟不發閱旬日欲自領事其行軍司馬馬錟不許克寧殺之墨經加卒嬰城將爲亂劉洽以兵屯境上遣使諭止遂自戢然

道閉者半月詔以賈耽代鎮克寧乃護喪歸悉索府中財夜出軍士從剽之殆盡澄柩至京猶賜克寧莊一區錢千緡粟麥千石云

韓全義家素寒史失其先世興卒伍以巧佞事宦者竇文場擢累長武城使進拜夏綏銀宥節度使詔以長武兵赴之全義素懦貪無紀律為下靳狎詔未下軍中偏知之謀曰夏州沙磧無樹蓺生業不可往是夜譟而亂全義縋以逸殺其親將王栖巖趙虔曜等軍虞候高崇

文誅亂首衆乃定全義得赴屯吳少誠以蔡拒命詔合十七鎮兵討之時軍無帥統惟以奄竪監之遂敗于小溵德宗以文場素為全義地因用為淮西行營招討使以陳許節度使上官涗副之諸鎮兵皆屬全義無它方略號令悉禀監軍每議攻戰宦竪十數紛爭帳中小人好自異互詆訾不能決賊知之數請戰遇賊廣利城方暑地沮洳士皆病癘全義未嘗存之既戰師皆潰退保五樓賊移屯逼之乃與監軍賈英秀等保溵水不能固

又入屯陳州是時惟陳許將孟元陽神策將蘇光榮守
溵水全義誘潞滑州數大將殺之然卒不振官人共掩
其敗帝不知少誠度無能為即謾書謝監軍求洗前咎
帝下其議宰相賈耽以為五樓之敗賊不追者以冀思
耳請納其誠帝然之全義班師過闕下託疾不入謁司
馬崔放見帝謝無功帝曰全義誘少誠歸國功大矣何
必殺敵乃為功邪還屯夏州中人即第宴賚然卒不見
天子去時恨帝失政使姦人得肆云憲宗在藩疾之既

嗣位全義大懼願入覲不復用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其子獻女樂八人帝不納曰我方以儉治天下惡用是爲哉

盧從史其先在元魏時爲盛族後徙籍不常父虔好學由進士第歷御史祕書監從史少好騎射遊澤潞間節度使李長榮署爲督將貞元後藩臣闕德宗必取本軍所喜戴者授之從史在潞姦獪得志又善附迎中人會長榮卒即擢拜昭義節度副大使既得志寖恣不道至

奪部將妻而能辯給粉澤其非府屬孔戡等屢以直語爭刺初唯唯後益不從皆引去元和中丁父喪去官從史即獻計誅王承宗陰向帝旨繇是奪服領澤潞因詔討賊而勒兵逗留陰與承宗交得其密號授軍中又高芻粟直以售度支即上書求兼宰相且誣諸軍與賊通兵未可進憲宗患之初神策中尉吐突承璀與對壘從史時過其營飲博承璀多出寶帶奇玩夸之從史資沓猥所玩悅必遺焉從史喜益狎不疑帝用裴垍謀敕承

璀圖之承璀伏壯士幕下伺其來與語士突起捽持出帳後縛內車中從者驚亂斬數十人諭以密詔而大將烏重胤素忠果部勒其衆乃定會夜疾驅未明出境道路無知者於是五年夏四月有詔慰其軍疏從史罪惡貶驩州司馬賜死子繼宗等並徙嶺南

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闕詔表于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槩自尚狡譎多變往見長武城使高崇文

崇文異其才擞任軍職從擊劉闢戰輒克下鹿頭城降
李文悦仇良輔等追戰七盤城有功禽闢於羊灌擢拜
彭州刺史俄代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元和中
以左威衞將軍隨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
霞寓有功詔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旌之承璀已執
盧從史其軍相驚乃遣霞寓諭之麾而大呼曰元惡縛
矣公等宜自安即脱鎧揖而前衆遂定欲留爲帥霞寓
間道去拜豐州刺史三城都團練防禦使討吳元濟也

析山南東道為兩鎮以霞寓宿將拜唐鄧隋節度使遇賊南衝霞寓雖悍而寡謀統制尤非所善始引兵趨蕭陂戰小勝進至文城栅賊僞北逐之為伏所掩遂大敗才以身免詔貶歸州刺史乃厚賂權宦召為右衛大將軍拜振武節度使會吐蕃攻鹽豐二州霞寓以兵五千屯拂雲堆虜引去浚金河溉鹵地數千頃改左武衛大將軍又節度邠寧位檢校司徒寶歷中疽發首不能事以右金吾衛大將軍召卒于道贈太保霞寓位既高言

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為佛祠請署曰懷恩以塞帝疑俄又詺侮僚屬作慢語斥訕大臣其反覆自任類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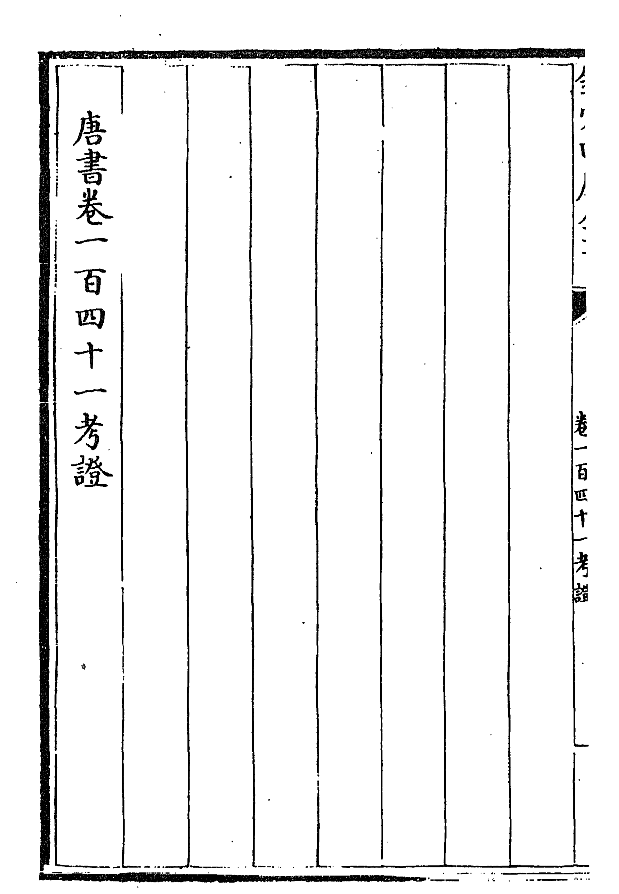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

崔光遠傳光遠乃募宫攝府縣誰何宫闕斬十數人乃定○臣德潛按誰何宫闕四字未明舊書云募人攝府縣官分守之殺數十人方止較明白

魏城經袁知泰能元浩等完築牢甚○能元浩舊書作元皓

李澄傳使偏將雍希顥攻鄭○舊書作雍顥



唐書卷一百四十一考證